

傅申：黄公望的隔代知音

·宋春丹·

“中国书画海外鉴定乃傅申先生(见左图)一人可数。”这是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对傅申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谢辰生组成了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组。“国宝七鉴”相继谢世后,傅申是少有的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以及书画鉴定领域兼有造诣的权威人物。4月16日,傅申在杭州富阳辞世,享年88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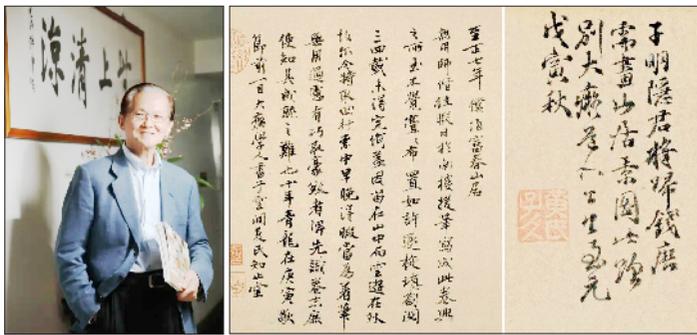
“出道即巅峰”

回顾自己的职业道路,傅申自认际遇不错,贵人良多。

在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求学期间,傅申师从黄君璧、溥心畲、傅狷夫学画,随书法家王壮为学习书法与篆刻。1965年,他从台湾私立中国文化学院艺术研究所毕业,经叶公超等人推荐,与青年书画家江兆申一道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主要负责书画展览工作。做这项工作的第一步是要熟悉藏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上万件,傅申看了三年还没看完。他回忆,那是他一生最快乐满足的时期。

很快,又一个贵人出现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艺术史教授方闻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来研究倪瓒的画,很赏识傅申,邀请他赴美留学。1968年,傅申获洛克菲勒奖学金,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就读,师从方闻。那一时期,美国的中国美术史学者形成两个学派。东部学派以方闻为首,西部学派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教授高居翰为代表。

普林斯顿有一批中国书画,是收藏家塞克勒在方闻指导下收购并寄存在普林斯顿艺术博物馆的,共41件作品,出自24家。方闻要傅申给这批书画编一个展览图录。傅申对每一幅作品都进行了仔细研究,鉴定真伪,对无款画重新定名。由于里面有石涛的“双胞胎”作品,他对这两幅画的真假做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他当时的妻子,也是方闻弟子的王妙莲也参与了研究,并将书稿译成英文。傅申写了一个综论,作为图录序言。他提出,明清中国书画家大半居于长江下游与富春江、新安江之间的一个区域,从扬州、镇江到湖州、杭州,从南京到大海,这个区域形似一



只眼睛,太湖则是其瞳孔。他认为,这是中国画的“eye area”,也是其灵魂地区。这是傅申原创的概念,他自己颇为得意,也常为后人所引用。

1973年,《书画鉴定:纽约和普林斯顿塞克勒所藏中国画研究》出版,这是傅申“出道即巅峰”的成名作,其问世在学界引起震动,方闻评价:“他们结合了中西学界对这个课题最好的研究方法,一起出版了这本巨著。”耶鲁大学艺术史教授班宗华说:“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且永远都是。”

正是由于这本书,当班宗华1975年离开耶鲁大学美术史研究所,转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就推荐了傅申接替自己。当时傅申并不知道内情,只是接到演讲邀请,题目是黄庭坚书法。那是他第一次在美国演讲,那时他的英语不好,但因讲的是极为熟悉的题材,所以毫不胆怯地讲完了。当天学校即决定聘请他担任教席,时间为三年。

1977年,应中国文物局邀请,美国科学院中国画访问团访华,成员有方闻、高居翰等10人,傅申也在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方面劝傅申不要去,但他坚持前往。这是傅申第一次回祖国大陆。他们考察了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杭州和苏州的库藏精品,得以领略了很多真迹,还被允许摄制幻灯片。此行傅申结识了徐邦达、谢稚柳、刘九庵、傅熹年等。

1979年,傅申接受了华盛顿国立佛利尔美术馆的聘任,担任该馆中国书画部主任。这是美国最大的东方艺术馆。1985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到美国各大博物馆看中国书

画藏品。傅申带他们观看了佛利尔美术馆库房里所有的好作品,“看到饱为止,看到撑了还在看”。看完,傅申请他们到自己家中喝酒。

证伪易,证真难

傅申曾参与数次论战,让他一战成名的,是《富春山居图》真伪问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卷《富春山居图》,一卷“子明卷”,一卷“无用师卷”(见右图,左“无用师卷”,右“子明卷”)。乾隆皇帝认为“子明卷”是真迹,对之爱不释手,题跋满篇。而后世学者大多公认“无用师卷”才是真迹。

197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徐复观发表文章为乾隆翻案,认为“子明卷”是真迹、“无用师卷”是后人临摹伪造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多位学者发表文章参与辩论。前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是与徐复观论战的主角,后期主角变成了傅申。傅申说,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四年,有幸欣赏过这两卷画多次,也曾并排研究过。表面看“子明卷”纸色的确较为陈暗,但有经验的鉴家不难看出,那是做旧的。双方你来我往,发表了多篇文章。不过,傅申与徐复观倒是“不打不相识”,后来徐复观在香港宴请了傅申,还赠古墨一块。

30多年后傅申回顾这场论战时说,这是继60年代王羲之《兰亭序》真假论辩之后最重要的一场学术辩论。他认为,美术史研究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考据仅是一项辅助,不能成为主要依据。

傅申古书画鉴定的代表作,或许首推《砥柱铭》。

《砥柱铭》被认为是黄庭坚

的一件书法作品。这是唐朝魏徵的文章,黄庭坚经常为朋友书写,因“世道极颓,我心如砥柱”而深切共鸣。但流传下来的墨迹卷《砥柱铭》没有落款,风格也与黄庭坚的其他作品有差异,所以长期以来被质疑是赝品。傅申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黄庭坚的书法及其贬谪时期的杰作〈张大同卷〉》,他为此专程赴日本观看过藤井有邻馆藏《砥柱铭》,当时无法断定真假,就在博士论文中将《砥柱铭》定位为疑而不能下定语的“问题作品”。

30年以后,这件《砥柱铭》被台湾收藏家所收购,傅申受邀又去看了一次,还是无法确定真伪。藏家将这件作品用现代科技手段从头到尾复制了一卷送给他,他摆在家里天天看,看了三个月,仔细研究题跋和收藏印等,最后认定是真迹。

2010年6月,在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砥柱铭》以4.368亿元的总成交价刷新了中国艺术品成交世界纪录。有人质疑傅申的鉴定文章是为拍卖而写的,他坦然回应,说自己是为了解决心中疑问,假如认定是假的,也同样会写出来。或许由于这些质疑,傅申多次感慨,证伪易,证真难。

“大痴”与“糊涂”

1994年,傅申应邀返回台湾,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所任教。他的众多门生后来多成为艺术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他反复告诉学生,要多看原作。他说,鉴赏力是需要时间和学养的。公认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第二行书是颜真卿的《祭侄稿》,但他年轻时看不出好,后来却越看越好。

傅申的书法创作一直没有中断,行、楷、草、篆、隶均挥洒自如。他成了台湾艺术界一张重量级名片。1998年12月,他和第二任夫人陆蓉之的婚礼上,刚当选台北市长的马英九不请自来。在马英九的办公室里,挂着傅申的三幅作品,分别是“养浩然之气”“众志成城”和马英九家训“黄金非宝书为宝,

万事皆空善不空”。

他越来越频繁地往来于海峡两岸。2013年,国家博物馆邀请他举办个展,这是他的首个个展,他称其为“傅申学艺展”。2015年春天,他受聘担任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开启了为期45天的“中国书画鉴定与艺术史”系列讲座。

“抱歉了,傅申先生有事不能来,我是傅申先生的哥哥傅由。”他常以这句戏语作为开场白。他试图以自己不同时期的不同照片为例,告诉大家鉴定书画如同辨人之相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状态下的相貌是很不一致的。要研究一个书画家,也要尽量收集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从中找出共性,也就是他的DNA。书画鉴定就像瞎子摸象,摸得越多,结论就越准确。

此后,他受邀在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鲁迅美术学院、吉林大学等院校巡回演讲。一年中,他在海内外巡回演讲达30次,反响很大。

傅申的弟子赵硕回忆,傅申有一次在巴厘岛参加国际电影节,看到当地所产巨型相思木画案足有三四米长、数千公斤重,价格不菲,遂毫不迟疑地购入两张巨型画案,千辛万苦运回台湾桃园的工作室,借助吊车搬入了屋内。

傅申工作室名为“葫芦”。葫芦谐音葫芦,即“糊涂”。傅申钟爱葫芦,收藏了很多,寓意为难得糊涂。

黄公望晚年隐居富阳庙山坞。清朝光绪《富阳县志》记载,他“终老富阳,年八十六”。2015年,傅申到庙山坞拜谒黄公望墓地,下山时大喊道:“以后我来陪你好不好?”2021年12月,浙江杭州富阳区“公望两岸圆缘园”启动建设,傅申与陆蓉之正式决定定居富阳。

傅申的弟子赵硕说,黄公望号“大痴”,自诩“松雪斋小学生”,如今傅老爷子也成为“富春江畔小学生”了,这正是他心之所向往的。

4月30日,沿着当年傅申拜谒黄公望墓地的路线,夫人陆蓉之携义子义女、学生一行送他归葬富春山林。他从此永远与黄公望相伴为邻了。(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17期)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将爱传递给每一个人。

订婚、结婚、结婚纪念日、添丁、生日、金榜题名、乔迁、开业等喜事,可在本报“同喜”专栏“官宣”,既可予人喜悦,亦可收获来自五湖四海的祝福,让喜事富于仪式感,并得到永久的文化珍藏。“同喜”栏目版式、尺寸、内容可定制,多种选择,可配图设计,写下您的誓言与祝福,留下永恒的印记。

有意参与活动的读者,请根据需要将祝福语、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证件以及联系人姓名、电话、地址发送至邮箱 zjwzbs_ggb@163.com 或微信(18911089819、13801035927)，“同喜”热线 65008469、65001952。



用传统而富有仪式感的方式与您同喜共乐

马寅初的新婚祝词

·邵建新·

1952年的一天,时为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先生参加中文系郭良夫老师(1978年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曾任汉语编辑室主任、编审)的婚礼。宾客们见到马校长亲临现场,纷纷鼓掌邀请他致辞。马寅初没有料到要他讲话,置身于喜庆的婚礼现场,不能有违众人的美意。不

端架子、平易近人的马老于是顺应了众嘉宾的请求。不过马寅初并没有讲一般的客套话,而是灵机一动,在新郎的名字上做起了“文章”,说了只有一句话的贺辞:“我想请新娘放心,因为根据新郎大名,他一定是一位好丈夫。”(摘自5月31日《光明日报》)